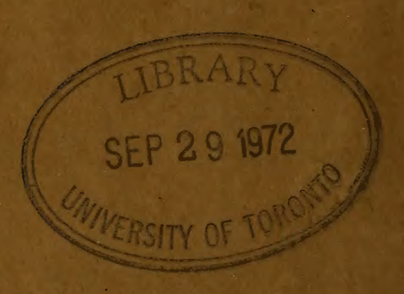




行狀二首

尚書戸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令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民刻僞税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祚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勲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勲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眞宗新弃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户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宫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頭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詮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

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决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荊王爲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
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
公以謂繆妄之說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荊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户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内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

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且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長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

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户部侍郎歸班改賜推
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
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
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
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一有
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
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
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
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沈默一言之

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輙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背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虎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酇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霽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閭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毋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愼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輙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終

自立於時其在達闕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

戰果敗死者三千級其餘卒千人而去者多潰卒能

吾當人自可與公兵但入城者其主帥泄之淮南出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淮曰兵來直無動待我一夕

而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上淮於漂水皆曰非揮

民速之以謂非君不能合往者是上江以語動搖淮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庾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葢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一作爾

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過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

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眞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眞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秘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盩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淸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㝠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史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

羇居追一作遐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鰲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子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字一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爲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
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
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

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
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
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
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
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
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
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
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

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篚鐏爵簠簋凡

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

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

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縈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

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

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
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
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
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
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
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
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
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
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

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洞　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諠譁者衆賔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賔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終

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居士集卷第四十　　集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黄）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行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文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

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　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言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㛐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嵗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著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

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暦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起字）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堰）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
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

新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録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

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

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

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一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畱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閒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予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盖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盖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曰）光禄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寓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終

以來以記屬於余余諾君於集校之風而覽其遺
述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蓋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民者又可知矣此夏人
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慰許人之登
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目者宜其[illegible]者自得之至於亭[illegible]

序七首

童望之字序

校書郎童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嘗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光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彊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
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
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肱其稾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

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顧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壅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傳（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

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

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於一作）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茍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潮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一有之字)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

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終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眞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大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

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 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一作噫）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遽字）弃之可惜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者豈能干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千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

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

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能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

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真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妥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昔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二十餘家有一十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輙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

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

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旣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来所作次爲十卷予甞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輙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序七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歎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大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

之而後至也學進一作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

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

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

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殁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葢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

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本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
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僴者未嘗聞余言益
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僴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僴不

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 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

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廹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

又遺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少閒發斶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益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修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

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

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
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
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
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
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
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爲虚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

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集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潁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口）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

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盖將謀一有葺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勌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
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盍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

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冝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

續思潁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益歎前言之未或也待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並值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益自有蹉跎之歎又被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

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

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

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

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蒖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

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于石

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

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

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

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賤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盖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殁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

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熈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頴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

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

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

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羣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

心然後訓養精鋭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幣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

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

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疆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

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物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

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

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

之困使古無法令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令人行之而豈難哉糴卿與晏㓜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㓜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

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

之征以備有司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是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

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廹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盖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

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頗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害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

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務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節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

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

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著生於山而無窮鹽著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

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令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

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修昧死再拜

